



“琴”痴！八旬木匠20年制作400把胡琴

胶州市阜安街道胡家庄村村民李宝贵守护民间技艺根脉

本报7月29日讯 在胶州市阜安街道胡家庄村,80岁的老木匠李宝贵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从未停歇。从年轻时走街串巷打家具,到如今耄耋之年仍潜心钻研民族乐器,他将儿时买不起二胡的遗憾,化作晚年坚守的动力,用20余年光阴完成了一场匠心“变奏”。无师自通的他,靠着一遍遍调试、一次次精雕细琢,先后制作出二胡、京胡、高胡、坠胡等十余种胡琴,累计超400把。如今,小院里刨木声与打磨声日日交织,不时飘出调音时悠扬的琴音。年过八旬的李宝贵每天泡在工作室,用双手打磨琴身,守护着民间技艺的根脉。

老木匠爱上传统胡琴制作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李宝贵就成为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“巧手木匠”。改革开放后,他在农忙之余承接木工活,打造各式家具。随着时代变迁,在规模化家具厂批量生产的冲击下,零散上门的木工活越来越少。眼看老行当日渐萧条,已近花甲之年的李宝贵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:转行做胡琴。

制琴工艺繁复,李宝贵从未拜师学艺,如何无师自通?他坦言自己喜欢钻研,“全是反复摸索、不断试错,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。”李宝贵与胡琴的缘分,其实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埋下。七八岁时家中清贫,根本买不起二胡。兄长到外地出差,花几角钱带回一把京胡,却始终学不会,索性将京胡送给了他。李宝贵独自摸索练习,慢慢掌握了拉奏技巧,很快能完整拉出曲子。“那时候就想,要是能亲手做一把更好的胡琴,该多好。”这个藏在心底的念头,成了他转行最大的动力。

行业门路不熟,制作二胡的专用木料、蟒皮等配件很难采购……刚开始制作胡琴时,困难接踵而至。“就算手头有钱,也不知道上哪儿买去。”李宝贵说,初入行的他四处碰壁,反复琢磨,历经无数挫折,耗费大量心思做调整,才一点点摸清材料渠道、吃透制琴门道。这一坚持,就是二十多年。

一双巧手制作出多种胡琴

“制作一把胡琴,有选材、刨料、雕琴头、削琴杆、凿琴筒、制琴托、旋琴轴、蒙皮膜、镂音窗和合整琴等几十道工序,每



李宝贵制作的胡琴。



李宝贵制作的马头琴。

一刀一凿都急不得、省不得。”李宝贵说。制作二胡,要选择质地均匀、共鸣性好、不易变形的红木、紫檀木、花梨木或硬杂木。这些年,李宝贵积攒了不少木料,有的来自旧房拆下的老房梁,有的是托人从外地带回的。墙角堆着几段陈年木料,用手一敲,声音清脆。“老料干透了,不易变形,振动通透。”他表示。

琴轴全凭手工完成。一块木料在手,先定长短粗细,再将方料削去四角成八角形,最后锉磨成圆,全凭眼力与手感。而蒙皮,是制琴中最难的工序之一。依筒口形状裁好皮料,边缘缝上六根短竹棒,浸水润透后置于模具上拉伸定型。待两三天干透,在琴筒外口涂胶,将琴皮蒙上,勒紧套绳,敲入木楔,一气呵成。

20多年来,李宝贵的制琴技艺日臻成熟。他制作的胡琴种类,涵盖二胡、京胡、板胡、坠胡、高胡和马头琴等多种乐器。“每一种琴,尺寸、用料、音位都不一样,得一样一样琢磨。”老人说,京胡杆子短、琴筒小,音色高亢明亮;板胡琴筒用



李宝贵正在打磨胡琴。

椰壳,音色清脆嘹亮;坠胡琴杆长、琴筒大,音色深沉厚重。做不同的琴,要用不同的思路,有时为了一根合适的琴杆木料,要翻遍积攒的全部材料。

除了传统胡琴,李宝贵还尝试改良。比如将琴杆长度稍微缩短,适合本地老人的演奏习惯;尝试用合成材料替代蟒皮,让传统胡琴价格更亲民。这些探索,让他的胡琴既保留了古韵,又贴合了现代人的需求。旁人问他,这么多品种的胡琴,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?李宝贵表示:“一样通,样样通。木头的道理是相通的,关键是肯下功夫。”

每道工序容不得半点马虎

说起制琴的工序,李宝贵如数家珍。从木料下料、开料开始,要对照样板精确测算尺寸。“木料拼缝上胶,用夹子固定定型,容不得丝毫偏差。胶没干透就动,琴就废了。”李宝贵说,造型完成后,进入细致的打磨环节,要用不同目数

的砂纸反复打磨,修整琴身两端至标准尺寸,直到木料表面温润光滑。各部件需单独划线加工,琴杆、琴轴、琴筒等构件预处理完毕,再进行整体组装。

“组装环节最考验手艺,稍有不慎,琴杆歪了、琴筒偏了,音色就打了折扣。蟒皮蒙在琴筒上,需用特制的皮钉固定,张力的把控全靠经验。”李宝贵说,最后上色润饰,他坚持用大漆,这种天然漆料干燥虽慢,但能形成“会呼吸”的保护层,让琴身越用越亮。

“一道工序一道坎,都马虎不得。”老人说,一把琴从开料到完工,少说也要个把月。他做的胡琴,从百十元的入门琴到三四千元的手工精品都有,价格虽不同,但每一把他都当“作品”来做。

一位邻村的胡琴爱好者专程上门买琴,试奏之后连连称赞:“音色温润,不躁不闷,比厂里批量出的琴有‘感觉’。”李宝贵在一旁听着,脸上露出少有的笑意,他开心地说:“琴做得好不好,让拉琴的人说了算,琴自己会‘说话’。”

李宝贵的儿女们都很支持父亲这份爱好。由于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,一些特殊配件都是儿子和女儿从网上帮他购买。

只为传承民乐根脉

如今,李宝贵已80周岁。同龄人大多含饴弄孙、安享晚年,他却每天雷打不动地泡在工作室里。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,腰酸了,就坐在小板凳上继续打磨。他那双被刨刀磨出厚茧、被马尾划满伤痕的手,看似粗糙,做起琴来却比绣花还细。

让李宝贵欣慰的是,这些年找他咨询胡琴的人越来越多,有胶州本地的民乐爱好者,也有外地慕名而来的。他不刻意宣传,口碑全靠琴声传播。“手艺是传下去的,不是藏着掖着的。”李宝贵说。这些年,他接待了数百名制琴爱好者,从年轻人到白发老人,只要来请教,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。

在胶州,像李宝贵这样的民间传承人,正是本土文化根脉的守护者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。他们用一双双粗糙而灵巧的手,把岁月雕琢成清音,也为“胶州故事”留下了温暖而厚重的一笔。

(青岛晚报/观海新闻/掌上青岛记者 马丙政 摄影报道)

蟠桃最大一斤一个

崂山区北宅“书院桃”进入大流成熟期



北宅的蟠桃熟了。

老味道。鼎盛时期,村里最多的一户种有7亩桃园,品种也颇为丰富:“北京26号”“上海水蜜”“寒露蜜”“大红桃”“胭脂红”等。然而时光流转,樱桃、櫻珠等果

树日渐增多,传统的桃和苹果种植面积连年减少。蓝光明表示,桃和苹果管理难度大,从人工和经济价值综合考虑,不如樱桃、櫻珠来得合算。桃树的比重越来越小。如今,书院村数百亩山林地里,蓝光明这一亩地、几十棵桃树的规模,在村里已算得上“种桃大户”。

“桃子好吃树难管。”种了50年桃的蓝光明深知其中门道,“剪枝对一年产量影响极大,是实打实的技术活。”每年春天给桃树剪枝时,他还得把舅舅请出山镇指导。“打开光路,立体结果,调节生长,集中养分,才能提升果实品质。”到了上色的关键期,还要进行第二次剪枝,将新发的嫩枝剪掉,以保证果实得到更充足的光照和更漂亮的外观。

曾经家喻户晓的“寒露蜜”桃,如今几近绝迹。“主要是太容易招虫子,

慢慢就被淘汰了。虽然口感、味道都好,但实在没办法。”蓝光明表示。

种植面积和产量虽不及当年,销路却有了新变化。过去,书院桃主要销往青岛市区。现在桃子依然供应市内,同时借助网络推广,接到了不少来自北京等地的订单,一年约有百单左右通过快递发往全国。近年来,蓝光明还引进了蟠桃新品种,个头大的能超过一斤,颜色艳红,口感还好。“蟠桃一斤能卖15元,大个儿的论个卖。”蓝光明说,这些蟠桃早已被预订一空。

从6月到8月底,书院桃子梯次成熟。最先登场的是梭子桃,接着是黄桃、胭脂。眼下正是水蜜桃和黄金蜜的时令,最后进入8月是甜离核,为一年桃季画上句号。与其他产区不同,书院的桃子坚持不套袋,让果实在自然阳光下充分积累糖分,成就了独特的风味。

(青岛晚报/观海新闻/掌上青岛记者 陈小川 摄影报道)

本报7月29日讯 7月29日上午10时许,记者走进村民蓝光明的桃园。一亩山坡梯田里,30多棵桃树依山就势,向阳挺立。坡陡地窄,石头垒砌的梯田每一行只够种下一列桃树。眼下,桃子开始挂红、陆续成熟,密密麻麻的果实压弯了枝条。

烈日当空,在桃园里忙碌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。“天热,桃子熟得快,别看这一亩地,用不了多久就摘完了。”蓝光明一边采摘一边说。记者注意到,桃林下铺着一层薄薄的青草,并未像过去那样除得干干净净。“这两年学了新方法,不除草了。”蓝光明解释道,保留这层草可以减少地面对桃子的烘烤,“让桃子熟得慢一点”,成熟期更加从容,果实品质也更好。

北宅“书院桃”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。包产到户后,村民们在山地梯田里种上了桃树。从那时起,几乎全村都投入到这项甜蜜产业中。北宅书院桃声名鹊起,成为许多青岛市民记忆中的